

孙浩

YELAINXIA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夜来香

那晚风吹来清凉
那夜莺啼声凄怆
月下的花儿都入梦
只有那夜来香
吐露着芬芳

孙浩 著

YELAIXIA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夜来香

© 孙 浩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来香 / 孙浩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5
ISBN 7-5313-2920-4

I. 夜…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6473号

夜来香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王学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318 千字

印张 11.25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24222803



夜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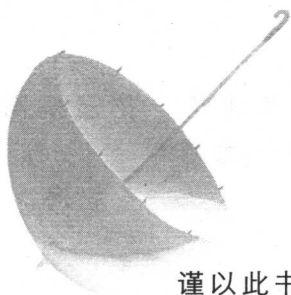
香

孙浩，1956年生。辽宁省辽阳市人，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下过乡，1977年考入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曾长期在政府机关工作。著有小说、报告文学集《山情》。著有官场小说三部曲：长篇小说《幕前幕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长篇小说《黑雪白雪》一出版就热销，被改编成23集电视连续剧《裸雪》；长篇小说《无情有情》出版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反映中国教育问题的长篇小说《重点高中》（第一部）出版后即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著有长篇散文《学海绿洲》。出版作品300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签约作家。

夜来香

小说讲述的是两代人凄美的爱情故事。下乡知青周兰用贞操换来的不仅有男友刘新保送上大学的名额，更有男友无情的离去。戏剧的是，他们的爱情悲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落下帷幕，相反却在他们子女的身上重复地上演，而且是更加曲折，更加惨烈。两代人的情爱，两代人的恩仇。故事起伏跌宕，人物悲欢离合，悲惨的故事结局令人掩卷长思……

责任编辑 / 王维良
封面设计 / 王学东
版式设计 / 马寄萍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曾经恩爱过的人们

夜来香，一种植物，夏春开花，花冠呈高脚碟状，黄绿色，香气浓，夜间尤盛。

——《辞海》



1 巴黎，欧洲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初到巴黎的人，无论是华人，还是其他国籍的人，都一定要到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凡尔赛宫、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等地看看。这些建筑，代表了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是这个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许多人一定要去的，那就是巴黎著名的红磨坊歌舞厅。

红磨坊歌舞厅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它的建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歌舞厅，坐落在一个不太有名，道路也不太宽阔的道路旁边。它的门面不大，更谈不上宏伟和壮丽。白天看它，普通极了。可是到了晚上，当门前的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当一辆又一辆高档名贵的轿车停在歌舞厅门前的时候，从车里走下来一位又一位、一对又一对各色皮肤、各种装束、各类长相的世界各地的达官贵人，当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漂亮的晚礼服，戴着昂贵的首饰，满面微笑地走进这个歌舞厅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红磨坊歌舞厅实在是一个应当来看一看的地方。

这是21世纪第二年6月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一辆黑色宝马



牌轿车停在了歌舞厅门前。穿红马夹的年轻男服务生马上跑过去，轻轻地打开了后车门，从里面钻出了一位中国人。他有五十五六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子，灰白色的头发，一张英俊的脸。他着一身浅灰色西装，白衬衣，红领带，黑皮鞋。他刚一站定，就给人一种气度不凡的感觉。服务生看了他一眼，刚要去关后车门，这个男人把左手向车门里轻轻一伸，腰微微地一弯，一个女人的手从车里伸出，搭在了他的手上。随即，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人钻出了车门。

他们挽着手，并肩走进了红磨坊歌舞厅。

外表上看门面不大的歌舞厅，里面宽大漂亮。舞台虽不大，但却很豪华。红色的大幕还没有拉开。座位分甲乙两个等级。他们的座位是甲等最好的，在前面第一排的正中间，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红磨坊的座位都是对座，座的中间是一个长条茶几，上面摆放着免费的晚餐。

“蓝兰，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带你到这个地方来吗？”刚一落座，男的就急切地说。

“伊总，……”女的刚一开口，就立即被男子打断：“你叫我什么？”

“伊总啊！”

“你呀，蓝兰，在这个异国他乡，你就不要叫我伊总啦，你就叫我俊达。”

“可，可我已经叫习惯了。”

“这个习惯你以后也要改。要在公司，在外人面前，你就叫我伊总。要是家里，或者就我们两个人，你就一定要叫我俊达。”

蓝兰用爱恋的目光看着伊俊达，“嗯”了一声。

“那你现在就叫我一声。”

“俊达。”蓝兰小声的，但也是十分亲昵地叫了一声。

伊俊达探过头，在蓝兰的脸上使劲亲了一下。蓝兰脸色顿时一红，小声说道：“这大庭广众，你也敢。”

伊俊达一笑，“你呀，思想还是不解放。到了浪漫之都巴黎，在歌厅里亲自己的情人一下算什么？你往后面看看，那些情侣们都在干什么？”

蓝兰转过头，向后面看去，一对一对男女，不分老少，有的在



接吻，有的在拥抱，有的在耳边细细丝语，都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蓝兰来说，她知道，西方就是这个习惯。

“蓝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到这个地方来吗？”伊俊达第二次问起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喜欢歌舞，喜欢唱歌。”蓝兰不加思索地回答。

伊俊达笑了，“你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说出来。”

“还有一半？”蓝兰瞪大了眼睛，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

“哈哈。”伊俊达开心地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又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一个人到法国吗？”

“这……”蓝兰确实回答不上来了。她知道，对于有着亿万资产，经营机械、化工以及农副产品等业务的俊达公司来说，董事长兼总经理伊俊达出国是常事，有时一个月要出去两次。他每次出国，都要带上副手或具体的业务部长，有时连业务员都能带上。目的当然是一个：做生意赚钱。而这次，他不带副总，更不带部长和业务员，只带了她这位到公司还不到一年的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这自然引起了公司上下的猜疑，也让蓝兰不明真相。

伊俊达不是那种好色之徒，即使是有了亿万资产，也没有什么桃色新闻。可这一次的单独行动，连跟他最亲密的办公室主任都十分不理解，在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忍不住问了一句：“伊总，您一个人出门，我们大家都不放心呀！”

伊俊达听后笑了笑：“我怎么是一个人出门呢？还有蓝秘书嘛！”

“这……”办公室主任张张口，说不出话来。他看了看董事长身边的蓝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摇了摇头。

在机场安检门前，办公室主任还是不放心地把蓝兰叫到了一边，脸色十分严肃地说道：“蓝秘书，你一个人随董事长出国，可千万要照顾好他呀！也不知道他这次去法国到底要谈些什么业务，他连一个懂业务的人都没带。”办公室主任说到这，用疑惑的目光在她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会尽最大努力，为董事长服好务的。”她平静地回答。

目送他们走进了安检门，办公室主任仍然是一头雾水：伊总，怎么会带一个女秘书出国呢？蓝秘书来公司时间这么短，也没发现



和伊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呀，可是……

当他们登上法国的航班，看看身边没有熟悉的面孔时，伊俊达早已控制不住自己，一把将身边的蓝兰搂在怀里。蓝兰也像一只依人的小鸟，依偎在他的身边。这一对偷恋的情人，开始了这次法国的神秘浪漫之旅。

“你快回答我。知道我为什么带你一个人来吗？”伊俊达在一旁催问着。

“你让我陪你出来散散心，过点浪漫的生活。”蓝兰回答。

“又是答对了一半。”

“怎么是一半呢？”蓝兰不解地问。

“实话告诉你吧，我真的喜欢你了。我总不能让你在我身边当一辈子秘书，你也要干事业。我知道你能歌善舞。这次到法国，到红磨坊歌舞厅，就是要来实地考察一下，看看红磨坊歌舞厅为什么会红遍巴黎，红遍法国，红遍全世界。回去以后，我也要开个大型歌舞厅，让你当经理，你看怎么样？”伊俊达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伊总，不，俊达，我，我没有想到，你，你会对我……”蓝兰说到这，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水，她说不下去了。

“蓝兰，我以后会永远永远对你好的。我要让你快快乐乐地生活，红红火火地干自己的事业。一会儿演出开始了，你要认真听，认真看，回去以后，我们也开一家红磨坊歌舞厅。”伊俊达真诚地说。

蓝兰点了点头，“开歌舞厅我肯定行。只是，我不喜欢红磨坊这个名字。”

“那你喜欢什么名字？”

“夜来香。”蓝兰不加思考地回答。

“为什么叫夜来香？”

“这……”

不等蓝兰回话，铃声响了，舞台的大幕徐徐拉开，红磨坊的演出开始了。

2 红磨坊的歌舞表演，艳丽、激情、奔放。法国女郎浓妆艳抹，千姿百态，美丽动人。她们仅穿着窄小的三点式。奔放时，竟



有几个大胆的舞女，脱掉了胸罩。她们的舞姿，伴随着优美的歌声，把演出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

蓝兰在大学是学艺术的，对歌舞比较内行。准确地说，红磨坊的歌舞也算得上是高雅艺术。虽然舞女穿着三点式，激情时裸露了上身，但她们的舞姿优美，动作流畅，没有什么下流或不健康的东西。各国有各国的风情，巴黎的红磨坊就是以这种艳丽、奔放而闻名。

“蓝兰，你觉得节目怎么样？”一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伊俊达端起了眼前红香槟酒，轻声问道。

“我看不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演出也算得上是一流的。”蓝兰很内行地说。

“来，为你看得高兴，咱们喝一杯。”伊俊达拿着高脚杯，微笑着说。高脚杯里有一半粉红的香槟酒。

蓝兰也拿起自己眼前的高脚杯，和伊俊达轻轻地碰了一下。伊俊达十分高兴，一口将杯子里的酒喝干。蓝兰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点。

“怎么，你没喝干？”伊俊达拿着空杯子看着蓝兰。

“我，我不太喜欢这种酒。”蓝兰如实地回答。

“这是正宗的法国香槟，好喝着呢！”伊俊达十分内行地说。

这时，一个男服务生朝他们走来。离远看去，就知道他是中国人。红磨坊歌舞厅是属于世界的，这里的服务生什么肤色的都有，但中国人并不多。这个中国人能有二十六七岁，长得浓眉大眼，英俊潇洒。他穿着的白色衬衣，黑马甲，系红领结。他走到他们身边，彬彬有礼地行个礼，用英语问道：

“Can I help you, sir?”

(先生，您需要什么?)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蓝兰刚才正低头看节目单，听到这么久违而又熟悉的声音，她抬起头，看见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中国男人熟悉的白皙面孔，熟悉的浓眉大眼，熟悉的高高个子，怎么，能会是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用手轻轻擦了一下眼睛，再认真地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真的是他。

“你是中国人？”伊俊达看着男服务生问。

“是，我是中国人。”男服务生平静地回答。



“那请你说中文。”

“好的。”

“我想喝一杯中国的绿茶有吗?”

“先生,您想喝什么品牌的中国绿茶?”

蓝兰已经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离自己只有几尺远的男服务生,正是离开自己四年之久的刘英良。她的心在加速地跳动,她感到头有些晕,她感到自己的手都在轻轻地发抖。她不敢抬头再看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幸福、痛苦的男人。她低下头,看着那张节目单。

“蓝兰,你说,我们喝什么绿茶好?”伊俊达亲切地问着她。

“什么都好。”蓝兰没有抬头,小声地说了一句。

“那就来两杯碧螺春吧。要浓一点的。”伊俊达爽快地说。

“好的,女士、先生请稍等。”服务生轻声回答。

不知为什么,听着这熟悉的声音,蓝兰忍不住抬起头,看他一眼。可是他已经转身离去了。看着他那熟悉的背影,蓝兰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世界真是太小了,她怎么也想不到,在异国他乡的巴黎,在这小小的红磨坊歌舞厅,会见到他。

下一个节目开演了。蓝兰把目光射向了舞台,可是她的脑子里乱糟糟的,舞台上演的是什麼,唱的是什麼,她一点印象也没有。她想起大学读书时所发生的事情。

熟悉的身影又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两个中国产的陶瓷茶杯。他轻手轻脚地来到他们面前,轻声而又亲切地说道:“女士、先生,您需要的茶来了。”他说着,把一杯茶放到了蓝兰的面前,并用目光扫了蓝兰一眼。蓝兰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他们四目相对。像遇到闪电一样,他的目光迅速躲开。可以肯定地说,他已经认出了蓝兰。他把另一个茶杯放到了伊俊达的面前。他低着头,轻声说道:“先生,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你可以离开了。”伊俊达端起茶杯高兴地说。

服务生低着头,转过身刚要离去,伊俊达又开口道:“你等一等。”

服务生又转回身,看了一眼伊俊达,但没有看蓝兰,小心地问:“先生,您还有什么要求?”

“我忘了,这是你的小费。”伊俊达说着从兜里掏出了十美元,



递给他。

服务生愣了一下，接过钱，说了一声：“谢谢。”转过身，快速地离开了。

他怎么会在这里？大学毕业以后，他不是留在省城了吗？他是在法国读研究生，还是在这里工作？分别这四年来，他都干了些什么？……这一个又一个，一串又一串的问号，一直在蓝兰的脑子里闪动着，她坐立不安，根本没有心思再看节目。

“这茶很好喝，是正宗的碧螺春。”伊俊达品了一口茶，小声说道。

蓝兰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随后点点头，又“嗯”了一声。此时，她根本品不出什么是正宗的碧螺春。

伊俊达兴趣十足地看着节目。

蓝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心里乱得很，实在是坐不住了。

“你要干什么？”伊俊达看了她一眼问。

“我，我要去方便一下。”蓝兰小声地说。

“那，那我陪你。”

“不用，卫生间我能找到。”蓝兰说着走出了座位。她来到外面的休息间，平息一下自己烦躁的心情。她想见一下刘英良，这个差一点就毁了自己一生的男人。见到他，她不会骂他，更不会打他。她不会哭，也不会闹。她在人生最悲惨、最痛苦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做，更何况是今天呢？她只想见他，哪怕跟他说一句话。她的目光在四处寻找着，她发现，所有的服务生都从东侧的一个屋子里出出进进。她朝这个屋子走去。不用看正脸，只要看后身，她就能认出哪个是自己最熟悉的刘英良。

她看着从眼前走过的一个又一个服务生，都没有自己熟悉的那个身影。他会不会是在屋里不出来了呢？看见了我，认出了我，不敢出来了。蓝兰坚信自己的这一想法。她想离开，又觉得不甘心，她想了想，朝屋子里走去。刚走到门口，一个法国服务生微笑着把她拦住，他用流利的英语问道：

“Can I help you, Miss?”

(小姐，您有事吗?)

蓝兰没有理会他，目光向屋子里张望，屋子很大，距离很远，



只见服务生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Are you looking for anyone?”

(小姐，您要找谁吗?)

法国服务生满脸微笑着，继续问。

看不到自己熟悉的身影，蓝兰用英语回答：“NO，NO.”她只好离开了这里。

回到座位坐好，演出已经进入了尾声。伊俊达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我肚子有些难受。”蓝兰只好说了谎。

“是不是法国的香槟酒不对胃口?”伊俊达关心地问。

“谁知道哩!”蓝兰回答。

歌舞演出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坐着宝马车回到了五星级酒店，伊俊达的情绪特别好。他从酒柜里拿出一瓶XO酒，打开，往两个杯子里倒了一些，然后冲正在晚晚礼服的蓝兰喊道：“宝贝，快过来，陪我喝杯酒。”

蓝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我不想喝，我，我有些头疼。”

“刚才肚子难受，现在又头疼，你是怎么了?”伊俊达说着走了过来，他一把将蓝兰抱住，他的脸紧紧贴着她的脸。“你的头不热，不会是感冒。”说着，就用嘴堵住了她的嘴，两个人热烈地吻了起来。

吻了一会儿，伊俊达松开了蓝兰，他脱掉西装，解开领带，拿着两杯XO走到蓝兰的面前。他把一个杯子递到蓝兰的手上，满怀深情地说：“蓝兰，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女人。我已经得到了你。我会让你的后半生过得幸福、快乐。”

蓝兰接过酒杯，看着这个比自己大了二十多岁的伊俊达，点了点头。

“来，喝了这杯酒，让我们在巴黎愉快。回国后把红磨坊歌厅开好。”伊俊达兴奋地说着，和蓝兰碰了一下杯子，然后又马上纠正道：“不是红磨坊歌厅，而是，而是夜来香歌厅。”

蓝兰仍然是点了点头，和伊俊达碰了杯子，把杯中的XO酒喝光。

伊俊达脱光了衣服，拉着蓝兰的手，“你快脱呀，陪我去洗



澡。完了，我们要尽情地做爱。”

蓝兰仍然是没有说话。她脱完了衣服，随伊俊达去了卫生间。

洗完澡回到了床上，尽管伊俊达情绪高涨要求强烈，蓝兰却怎么也没有情绪，弄得伊俊达莫名其妙。他一面吻着她，抚摸她，一面不解地问：“蓝兰，你今晚是怎么了？怎么和昨晚判若两人？昨天晚上你有多好呀，在我上面那么主动，你一下子来了三次高潮。连我都跟着你年轻了许多。我一生中都没有得到过这么美好的性爱。”

蓝兰听着，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来吧，你上来，还像昨天晚上一样，我们尽情地享受。”伊俊达说着就要抱蓝兰。蓝兰摇摇头，低声说道：“还是你来吧。我今晚没情绪，有点累。”她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巴黎郊区的夜晚是宁静的。五星级的酒店里也十分安静。也许今天是农历十五，或者是十六，又圆又大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高高地挂在天幕上，把橘黄色的月光送到了房间里。刚刚“劳累”完的伊俊达已经熟睡了，还打着很响的呼噜。蓝兰没有一丝的睡意，望着窗外那个又圆又大的月亮，她想到从前，想到了大学时代，想到了那个给她带来愉快和痛苦的刘英良……

3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蓝兰来说，可以说是终生难忘。

省城的师范大学有二十多个系，近万名学生。每年的新年晚会都由各个系自己张罗。蓝兰所在的艺术系女生太多，男生太少，头两年的新年晚会都是自己搞，结果是阴盛阳衰，女同学又唱又跳，少数的男同学只当观众。对此，同学们很有意见。大三时的新年晚会，有人提出，艺术系要走出去，和别的系一块搞新年晚会，做到优势互补。蓝兰是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搞新年晚会是她的本职工作。那时的蓝兰，在系里是有名的“系花”，她长得漂亮，又有气质，学习也好，歌唱得也好，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不过，她不张扬，处事很低调，外系的同学很少了解她。

“跟哪个系联合好呢？”她问自己的好朋友，同寝室比她大两岁的董云凤。

董云凤想了想说：“跟数学系联合吧，他们整天算算数，个个



太古板。跟外语系联合吧，他们个个对外开放，人人都浪漫。我看，最合适的是中文系，中文系男生多，又多有才华，说不定将来就能出几个诗人、作家。就说中文系学生会那个主席，叫刘英良，就很有才华，而且人也长得帅气。”

经董云凤一说，蓝兰也觉得中文系很合适，她让董云凤陪着自己去了中文系，正好找到了系学生会主席刘英良，说明了来意。刘英良听了高兴得连连叫好：“我们中文系就那么几个女生，又只专古典文学，唱不会唱，跳不会跳，新年晚会，男生急得团团转。这回好了，和艺术系联合，一定能演出精彩的节目。”

随后，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策划，然后是精心的安排和准备。两个系联合举办的新年晚会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在校文化宫举行的。除了两个系的学生之外，其他系的一些学生知道消息，也前来观看，把能容纳两千人的文化宫挤得满满的。

晚会两个主持人，艺术系的是蓝兰，中文系的便是刘英良。当他们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蓝兰是一米六八的大个，身材苗条，长得漂亮，留着披肩长发，脸上化了淡妆。她穿着租来的主持人服装，很像一个职业的女主持人。刘英良是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衣，红领带。他大高个，浓眉大眼，留着分发，英俊潇洒。他们俩一出场，全场为之一振。会场情绪顿时热烈起来。

“迈着前进的脚步，迎来新年的钟声。艺术系、中文系联合新年晚会，现在开始。”

随着蓝兰优美的声音和刘英良动听的膛音，文艺晚会开始了。两个系的节目是交替进行，你演一个，我演一个。当演到第四个节目的时候，两个主持人刚走到舞台中央，下面的同学不让了，一个男生大声喊：“我们请两个主持人出节目好不好？”

“好。”会场一致叫好。随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按说，晚会主持人一般是不出节目的，节目单上也没有他们的节目。现在，两个系的同学一致要求，如果不出，晚会很难进行下去，也会扫大家新年的兴趣。蓝兰用目光看了一下身边的刘英良，刘英良也正用热切的目光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迅速地对视了一下，几乎是同时点了点头。